



有一种福分叫信任

■董雪丹

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信任很难说清楚为什么，有时，只是看到对方的一个微笑、一个眼神，感觉就心安，就足够了。

对医生有这种信任，就病人而言，应该是一种莫大的福分。

我是一个拥有这种福分的骨科病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从第一眼看到樊医生开始，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和信任。

与他的相遇，是在我遇到一场意外之后。

斑马线上绿灯时的正常行走，还是遇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车祸，腿部受伤。被交警叫来的120车送到医院，爱人拿着刚刚拍的片子找到了骨科的樊医生。

第一眼，就记下了他的微笑，让人感觉有一种故友相见般的亲切。简单的几句膝部的屈伸按推检查之后，他轻言细语了几句，就这几句，在这之后的各项检查中，一一应验。

刚刚住院治疗，恍若梦中，感觉有随时可以跑步回家去的心情。记得樊医生查房，总忍不住问，我啥时候能出院啊，他肯定是我见多了这种迫切，淡淡一笑，依然轻言细语，却让我在这三言两语中渐渐地接受了现实，安下心来，踏实治疗。

安下心来，才真正地看到身边的人，看樊医生——微笑而耐心地和他们交流。他让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多大，不管来自哪儿，在这间病房里，都只是最纯粹、最平等的医生与病人。

因为伤情的复杂，樊医生给我的建议是先休养自愈一段时间，再修复断裂的膝部韧带。在漫长的静养期间，身边的亲友善意地提出各种建议，每次，我都淡淡一句：“我相信樊医生的判断，我相信樊医生。”这种信任，让我心安，让我在这段时间里可以静静地喝茶、看书，甚至感觉到一份静好！

在这期间，去检查几次，每次都看到他的忙碌。

有一次到了病区走廊里，恰巧看到他走进一个病房，为一个刚刚手术过的病人忙碌。看了一眼他的背影，怕打扰到他，很自然地闪到一边，坐在轮椅上，静静地等。

一天早上赶过去，樊医生正在开会，周围还有几个或手臂受伤，或脚部、腿部受伤的人，也都包围在会议室附近，在等。他刚一走出来，立刻有病人围上去……终于突破病人的包围之后，他去查房，之后还有手术。

我第二次住院，进行术前检查，遇到了上次住院时同病房的一个率真而开朗的病友姐姐。她一大早从离医院几十公里的村子里赶来，在等樊医生，想复查一下。樊医生查房看到她，笑问：“是你早上五点多给我打电话？”她有些不好意思：“今天不是周六嘛，想看看你上不上班。昨天晚上九点多想给你打电话，怕太晚了，就今天早上打了。”樊医生依然笑眯眯的：“晚上十二点前都没事的，早上，这……不过，今天早上我四点多就醒了，我还想呢，这是谁呀，像是知道我醒了似的。”我笑：“看樊医生多会说话，打扰都不说是打扰。”说着话，樊医生没耽误手中的工作，接着她的腿屈伸摇晃，又看了看片子，之后说：“你再等一会儿，等我查完房，再仔细看看。”

这样打动我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我觉得最打动我的，是四十多岁的他身上竟然还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清气。那种清，那种天然，让我一直不忍心用世俗的很多方式去表达我的谢意，总怕是一种亵渎、一种冲撞，虽然我心里充满了对医生的感谢，虽然在手术前我也曾萌生过表达谢意的念头，但也只是一念而过。

记得那天下午四点多，我被推进写着“手术室”几个大字的大门，上一台手术还没有结束，就在一间手术室外的走廊里等候。

手术室里传来机器的声音，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，很清悦：滴，滴，滴，滴答；滴，滴，滴，滴答……三短一长，像三次急促加上一次缓慢的震颤。

樊医生走过来，说，别急啊，还得再等一会儿。又问，你冷不冷？冷了盖上被子。接着他又去忙。再听机器的声响，感觉不再冰冷，也没有一丝术前的恐惧，只有等待的安之若素。

手术结束时，我听到有人说已是晚上七点多了，就对耽误大家下班表示歉意。没想到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，这是比较早的了，哪有什么正常下班时间呀，没有突然需要加班到深夜的手术，已经很难得了。我忍不住又问，你们中午也不休息，受得了吗？有人笑起来，说，哪敢想过中午能休息啊？没有听到樊医生的声音，但我知道，这是他的工作常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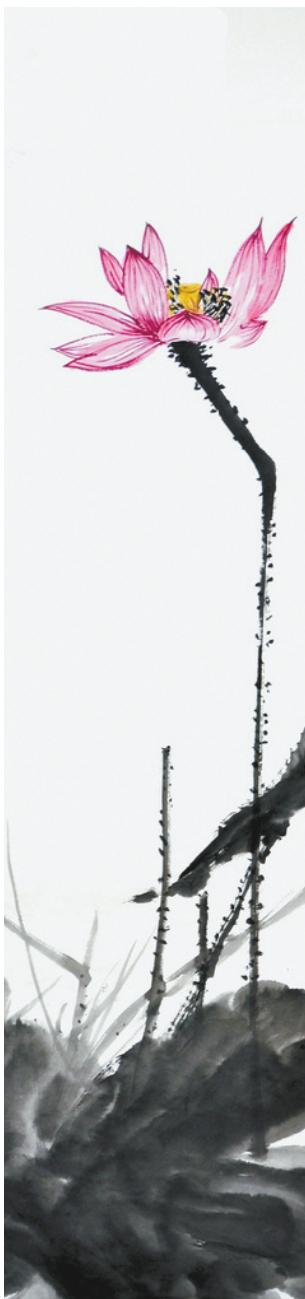
手术后住院期间，我发现樊医生星期六、星期日也查房，其中有一天早上没有见到他，另一个医生说他去门诊了，那天晚上七点多，还是又一次看到他来查房。

经过这几个月病人对医生一次又一次的审视，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对他从看到第一眼就信任的原因：应该来自他温和的笑容，还有我可以真切感知到的深厚的职业素养赋予他的笃定和自信。

出院前一天，我化用古人的诗句，表达自己的谢意：

书卷多情似故人，
心中全无一点尘。
妙入神处无人知，
手拈莲花一笑亲。

当然知道樊医生的名字是“书新”，故意错成了“心”，只为深切地感觉到了他心灵的澄澈。他手中所拿的治病救人、出神入化的手术刀，又何尝不是度人的莲花？



青春的印记

■何辉

人生如场梦，弹指一挥间。不知不觉，中专毕业三十年有余，后又考了大专、本科、研究生。而今青春不在，进入中年。可以说，把自己整个青春都献给了壮丽事业。唯有手中的笔，记录下青春的印记，在心灵深处留下些许慰藉。

闲暇之余，翻阅30年来整理的《文笔锦集》，每一篇文章仿佛都是自己不同时期的伙伴，记载每一个时期的所思所想所悟，或刻骨铭心，或泪流满面，或引以为豪，或心存遗憾。那一篇篇仍有墨香的文章，让我倍感光阴的珍贵，能从中得到一点收获，有所启迪，也算是这么多年来了一个心愿吧。

实话实说，这些文章都是我业余时间所写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处女作是一篇消息稿件《动乱中的坚定女性》，发表在《中国妇女报》上，从此便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或许是职业的需要，因为在办公室工作，拿不起“笔杆子”是不行的，单位工作总结、经验材料、先进事迹，还有个人发言稿、简介自传等都需要撰写。我不会忘记披着褥子写材料的情景，当连天加夜写出的材料被领导连连夸奖的时候，那种满足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多年来，写作水

平慢慢地得到了提升，后又写了通讯，写了杂谈，写了论文，写了诗歌，写了散文，写了小小说，被领导和同事亲切地称为“笔杆子”。那闪光的瞬间留下永久的回忆。我写的第一篇通讯是《青春在扫尖上闪光》，发表在《中国建设报》上，主人公是环卫女工任霞，她后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再后来，我又撰写了朱振良、胡延周等一批国家级先进典型人物事迹材料。我的第一篇论文《规划行业依法行政工作实施“六项工程”》在中国建设报上发表，我还在河南省建设系统论文交流会上做了重点发言。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是《周口八景抒怀》，分别被《周口日报》、《周口党政干部论坛》等采用或转载，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……

三十年风风雨雨，三十年如诗如歌。三十多年来，我亲自参与并记载了城市的发展变化，这些镜头，仍一幕幕展现眼前。中州大桥的剪彩，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，森林公园、植物园的建设，开发区、川汇区的变迁，还有棚户区改造、沙河两岸绿化等，我都用笔留下了美好的一页。

笔耕不止写春秋，描绘城乡抒真情。写作使我进步，让我获得成功，收获荣誉

和奖励。这些年撰写的文章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河南日报》《周口日报》《周口晚报》《妇女生活》《特别关注》等报刊发表，自己也获得市级十大杰出青年、十佳服务群体带头人、优秀共产党员、岗位能手等30多项荣誉称号。

写作有苦也有乐。写作很累，劳神费力，甚至夜不能寐，但见于报端，闻起墨香，自得其乐。有时会突然想起党校老师所讲的三个问题：生来为什么？一生做什么？将来留什么？老师的答案是：生来为了修炼、修身、修养、修自己；一生为了他人，为了众人，而不是为自己；将来留的是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除了留下基因，人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老师讲得太好了，太对了，太接地气了。作为无名之辈，写点文字，也算是知足者常乐吧！

山清水秀等烟雨，文有歌者愿共鸣。希望我们在生命的长河中都能留下许许多多的故事和记忆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向往和梦想。这里，我想把自己在写作上经常念叨的几句话与君共勉：平静地看待自己，宽容地对待别人，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。我始终相信，过去山，那边一定是绿色。

风中的荷

■田军

起风了
风闻着荷香
静静地
飘过淮阳龙湖

风起的时候
没有声音
没有声音的风
很温暖，也很真实
如你挺拔的身躯
从污泥的底层
穿越距离
抵达明媚的天空

这风
在湖岸边
听依旧的涛声
回味真实的爱情
在含苞待放的花期里
将湖底积淀的历史
升华为
花容月貌